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紅學二百年

李春祥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

《李春祥〈紅學二百年〉整理與研究》

編號 2013-ZD-128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紅學二百年

李春祥 著

河南大學出版社
· 鄭州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紅學二百年/李春祥著. —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649-0378-7

I. ①紅… II. ①李… III. ①《紅樓夢》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34767 號

責任編輯 謝景和

封面題簽 王劉純

責任校對 閔虹 謝廓

封底篆刻 劉廣祥

封面設計 馬龍

出版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中華大廈 2401 號

郵編:450046

電話:0371—86059701(營銷部)

網址:www.hupress.com

排版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張 17.25

字數 388 千字 插頁 2

定價 43.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繫調換)

紅學二百年

劉慶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編纂出版委員會

主 任 關愛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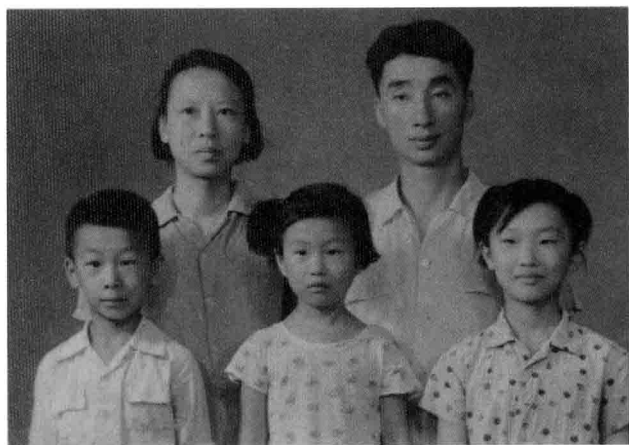
副主任 趙國祥 宋純鵬

委 員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學春 李振宏 李景文 李經洲

佟培基 苗書梅 馬小泉 袁喜生

張雲鵬 張德宗 程民生 劉小敏



1966年6月李春祥全家福（后排左夫人冉德服，
前排右起長女李宏、次女李丹、子李兵）



1967 年 8 月北京留影



1980年7月李春祥（二排右）在哈爾濱
參加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時留影



1986 年 4 月 在 山 西 省 永 濟 縣
普 救 寺 鶯 鶯 塔 留 影

東風桃李滿園春

——李春祥先生《紅學二百年》序

王立群

1979年，在闊別學校生活14年後我重新回到學校開始了我的學生生涯，此時我已經34歲，由於超過30歲又非老三屆未參加過高考的高中生，所以我不能參加高考。對於渴望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改變自己命運的我而言，不得不跨過大學本科直接參加了研究生考試，現在想起來那簡直就是一種冒險，但我非常幸運，考上了開封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入校時，十年“文革”剛剛結束，書荒嚴重。我所在的開封師範學院校園內僅有一家小書店，這成為我幾乎每天光顧的地方。在這裡能買到我所需要的學術著作，而其他讀過本科的同學多少都有一些大學時代購買的學術著作，我因為隔山蹦，一本學術著作也沒有。1980年的一天，我在那家小書店意外地發現了郭豫適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小史稿》。此書的初版，薄薄一本，我立即買了兩冊。當時純屬書缺，自留一本，另本送人。當時我雖已離開工作了14年的開封市空分廠中學到開封師院讀研究生，但空分廠一直按規定給我發着每月

41.50 元的工資。這筆錢除了養家糊口外還可以買點書。

買了書的第三天，我的碩士生同學、現任中山大學教授的康保成問我，聽說你買了郭豫適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小史稿》，但學校書店進書太少，李春祥老師沒有買到。我立即回答，我買了兩本，另一本送李老師！并托保成將這本小書轉送李老師。停兩天，保成又如數轉交了李老師付的書費，我很感慨李老師辦事的認真。此時，我第一次知道，李春祥老師非常關注紅學史研究。

1982 年我畢業留校任教，和春祥老師在同一個教研室，春祥老師當時是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後來，我得知春祥老師已為研究生開設了《二百年紅學史》的學位課程。非常遺憾的是，當時我雖然靠自學與突擊備考考上了碩士，但知識面很窄，要補的課很多。我攻讀的是秦漢魏晉南北朝，留校講授的也是秦漢魏晉南北朝，李老師教授的元明清無暇顧及，所以一直未去聽李老師講《二百年紅學史》。直到今年，看到李老師的遺作《紅學二百年》，我才知道春祥老師對“紅學史”研究投入了多麼大的精力，付出了多少心血！

留校之後，我在校內東一齋三樓住了三年。1985 年學校為我們這些“黃埔一期”、“二期”（“文革”後第一批第二批研究生的戲稱）的研究生蓋了一座單元樓。每戶兩居，50 平方米左右，這在當時已很奢華了。搬家剛好與春祥老師住一個院子，而且樓靠樓。我住西樓東邊一層，春祥老師住東樓西邊三層，我祇要走出小屋在院子里散步，就可以看見春祥老師住室的窗戶。無論是炎炎夏日，抑或酷冷的寒冬，每當夜深人靜寫作疲倦之時，我總喜歡在小院子里站站，伸伸腰。此時，整個家屬院早已一團漆黑，惟獨春祥老師書房裏依然燈光閃爍，我

知道先生仍在伏案寫作。

讀了此書的“後記”，纔知道春祥老師盡管是1954年大學畢業，但此後的二十多年，一直被運動、勞動、開會困擾，無法進行正常的學術研究。這也是他那個時代高校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別說今天的80後、90後，就像我這樣的40後，由於1979年之前未在高校工作，也不理解一個大學教師從事學術研究為什麼就如此艱難。春祥老師真正從事研究工作，恰恰是在我們入校讀研直至先生1993年僊逝的近15年時間。

這15年，我們自己做的事情太少太少，春祥老師却在這15年中發表了大量論文，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專著。我常常糾結於自己讀研究生時已經34歲，此前，荒廢了太多的時間，人生如此短暫，生命如此脆弱，但是，讀了《紅學二百年》頗為感慨，人生苦短，但祇要有心，一定會做出很多事情來。

讀史明志。這裡的“史”，不僅僅指政治史，而且也指學術史。一部偉大文學作品的問世，引發了長達二百多年的研究熱，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奇蹟！對於《紅樓夢》這樣的文學名著，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學術觀點層出不窮，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其中，研究方法最為重要。方法猶如道路！路選錯了，結果可想而知。索隱派的研究方法可取嗎？讀完此書，我們就會明白今天的研究不必重蹈覆轍了。

學術史研究的價值在於總結我們已經做過的種種研究為紅學研究增添了什麼。治學先治史。學術史不是簡單的羅列。把學術史弄明白了，一部著作的成敗得失，一篇文章的價值輕重，一個研究者的貢獻乃至局限，等等，都可以一目瞭然。所以，學術史研究往往是一個專題研究的基礎工程。有人輕視學術史研究，其實是沒明白它的價值。

我曾經研究蕭統的《文選》，花費數年時間閱讀了能够蒐集到的現當代研究者的全部《文選》研究論文、專著，撰寫了《現代〈文選〉學史》一書。因此，對學術史研究中的甘苦體會得較深，對學術史研究為研究者本人帶來的收獲也有了全新的認識。

我想，對於紅學研究者，特別是剛剛踏入紅學研究殿堂的青年學子來說，春祥老師的《紅學二百年》可以使我們事半功倍。

從我留校至春祥老師僊逝，印象中李老師走路都是小跑。他非常忙！自己訂的報紙往往是深夜上床後才有時間去讀，據說，常常是讀着讀着就睡着了，報紙也隨之飄落床下。除了繁重的教學、研究外，春祥老師每天堅持打一兩個小時的乒乓球。他的球打得好，我常常見他在院工會活動室揮拍鏖戰。研究、工作、鍛煉，他的時間表都排得太滿、太滿，沒有一點點空白。他太累了！太累了！

多少年後，郭豫適先生來到我校，我參與了接待，認識了當年《紅樓夢研究小史稿》的著名作者。郭先生與春祥老師是同一代人。他為人謙和，身體硬朗。他的健康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前年，我因為多年來過於勞累，在阜外心血管醫院做了介入治療，下了六根支架。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院。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我第一次明白：人生要有些空白！一個研究者一生的研究成果其實取決於生命的長度。人生的許多道理往往只有親歷之後纔能真正明白，這真是人生的悲劇！

春祥老師當年有兩個願望：一是完成他已經全身心投入的學術研究，二是為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創立

博士點。春祥老師走得太早太匆忙，如今薈集他在短短十五年中研究成果的《李春祥文集》已經出版，這是可以告慰先生了；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近年已有長足發展，一批新的學子加入進來，有些已嶄露頭角，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授予權的目標已經實現。

2010年6月28日草於河南大學

2011年改於河南大學

父親李春祥先生的《紅樓夢》研究

李 丹

今河南大學明倫校區的中心，原有幾排平房（現已拆除），本是清末學子們參加鄉試的考場（該地的原址是“河南貢院”），那時學校的名字是開封師範學院。當時將它改成教師宿舍，20世紀70年代初我家曾在那兒住過，門牌是中8排5號。

那是一間很小的房子，也很陰暗。但是每到春天，院子裏却花木蔥蘢，給那黯淡無光的歲月帶來了一抹生機。最先盛開的是梨花。一夜春風卷著黃沙吹過，第二天早上一看，仿佛呼啦一聲，竟是花開繽紛，一樹雪白，映著青翠的嫩葉，讓人好不歡喜！到了四五月份，院子里那棵玫瑰便開花了，雖然祇有寥寥七八朵，但是嬌豔欲滴，芳香撲鼻，我最欣賞，放學後常常去聞聞那幾朵玫瑰花，嗯，好香！

“文革”時期，那個院子的花草沒有被當成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剷除，真乃碩果僅存，劫後餘生。有幸得很，這個花園成了我少年生活的精神綠洲。

鄰居盧永茂叔叔，是父親的中文系同事。當時，他們都在靈寶農場勞動，平時不在家裏。大概是1971年秋天，院裏那棵梨樹上的梨子熟了，有次盧叔叔回來摘了一臉盆，又拿了三個給我們姊妹吃。在那個缺吃少穿的年代，這三個梨是很珍貴的禮物！在父母的嚴厲管教下，我們姊妹是不敢摘梨吃的，由此好生佩服盧叔叔的膽量。

話扯遠了，這與父親、與《紅樓夢》有什麼關係嗎？

一天，我看見父親和盧叔叔在院子裏說話。正午直射的陽光，滿樹雪白的梨花，空中淡淡的香氣，兩個衣著樸素的中年教師。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十歲的我的腦海。過了很多年我才知道，父親當時和盧叔叔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船到江心補漏遲》，是評論探春改革的。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那天他倆在梨花樹下探討的就是《紅樓夢》。從此，我心中便把雪白的梨花和《紅樓夢》聯系在了一起。

林彪事件發生後，很多人對“文革”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懷疑或者迷惑，於是“革命”熱情大減，學校食堂的伙食卻突然好了很多。父母也陸續從農村回來了。不久，工農兵學員進校，學校圖書館開放，雖然不時還有這個運動那個口號，但校園裏畢竟又有了讀書氣氛。

1972年，我家搬到校醫院住院部（此時已改成家屬樓）二樓，一南一北兩間房。父母讓我們仨住陽面那間，他們住陰面那間。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發現父親經常挑燈夜戰，讀書、寫作。當時，“知識越多越反動”是主流思想，父親過於用功，很容易惹是生非。我問父親何必用功，不怕挨批判嗎？父親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你們該學點東西了，早晚用得著，時間不可荒廢啊。尤其是你，身體又差，又沒個一技之長，將來怎麼

辦？父親的這一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我。父親能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便拿出一批比較像樣的論文，和這一時期的深夜苦讀是分不開的。

大約1975年前後，母親在看《紅樓夢》，邊看邊笑，還叫我也看。母親平時是不愛笑的，為什麼這麼高興？她說，是讓劉老老的故事給逗的。於是我也開始看《紅樓夢》了。

1977年秋天，中止了十多年的高考恢復招生，大家都很興奮，摩拳擦掌，準備參加。當時我家住在校西門外“軍代表家屬院”加蓋的兩間平房（隔成四個小間）里。我有時復習功課直到半夜十一二點，去院裏散步放鬆時發現，全院一片漆黑，人們都已經熟睡，祇有父親房間的燈光還在閃亮！

1978年初，我考上鄭州大學。也就是從那時起，父親陸續發表了多篇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其中一些學術品位較高，頗有反響。後來，父親又參加了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為河南省唯一的理事。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工作，和父親直接談論《紅樓夢》的機會少了。但是每逢回家，斷斷續續也能得到隻言片語的指點。我那時太自以為是了，並不放在心上。直到最近幾年，我在整理父親遺著《紅學二百年》時才深深感到，我那時太膚淺了，父親在世時和他交流太少，也很少請教。等到我想交流、想請教時，為時已晚，留下了終生遺憾。

二

父親對於紅學有不少獨特觀點。例如，關於《紅樓夢》的創作，他認為：

1. 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全部是曹雪芹寫的。所謂“增刪五次”，很可能不是在一個本子上反復修改，而是有幾個本子。這就是《風月寶鑑》、《紅樓夢》傳奇（即戲曲腳本）、《紅樓夢》小